

全四卷

方正學文粹

五之六

止

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97

4

30

25

20

15

10

文庫 17
W97
4



方正學文粹卷五

○黃晏仲晦字說

後學村瀨誨輔季惠編次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偃偃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實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子暢其義夫

010185187492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氏寄



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培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畝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汗也。雖晦

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其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泝帖者震。絲縈縈動。濤迴浪噴。萬級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為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沈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

大觀堂選
文兌也之
間有悅字

巽風而兌澤於象為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為中孚。又二體之中。書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沈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為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為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

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棄
豈惟士為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
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子說
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為政可也。醫云
乎哉。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
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
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

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
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
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為偏歌軟惡者等。不
知其為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
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
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為也。美者易得
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
生也。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
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
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

方正學文粹 卷五
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被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
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
知愛而歎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
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
疑邪。

○ 蔣氏異瓜辯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
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
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
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

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兢兢也。
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
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
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
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
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
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
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圓
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歧者。詭形怪質。
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歧者。脅者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兩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

雖使木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蔬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也。異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友于堂銘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

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債業墮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為弟為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病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強，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

懿美其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頽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空，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

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為昏迷。汨其天
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
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
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
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
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惠不崇。家惠不昌。罔上浚
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雙患不能
去。發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債國瘵官。為休為
祥。為凶為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
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為。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

微。根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
身。勲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
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
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非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
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批糠萬物。甕蓋乾坤。
狂呼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
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
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開於黃土。手搏長鯨。

陳明卿云
國初諸鉅
筆皆以氣
勝故慕尚
乃爾

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汗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酌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效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克畏葷

李卓吾云。有江壽怒。推之勢。將一先云。擲筆自衰。太白東坡。兩賢不相上下。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為柔。狠虐為剛。顛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迺奮而悲。亟改前轍。遏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蝨賊。若戮姦克。鼓勇直前。不留寸蹤。挾彼陰靈。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孤光既回。萬賴復初。思前之為。陷於囂愚。今幸克之。敢弗戒懼。操存稍怠。恐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

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巖。跬步或差。萬馬莫追。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衽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闇闇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被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為難堪。輔爾于成。

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訐以訕。求其所為。汗穢莫測。是為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難。厥狀萬端。直為爾傲。順謂爾好。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諧。無求入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 孫伯融傳氣豪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

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

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

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為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

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迹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歛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為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罽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卮

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

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竒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久可喜之談以為全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

將一先口
可以當哭

數轉無限

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土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全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全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恠乎。世之相遠三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全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獾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

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辯。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生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

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為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

蔣云誦之可歲

方正學文集 卷五
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常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持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茅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

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常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裕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

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道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其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

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偏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李之絕頂
蔣云其此
識者可
論書不嘗
見褚臨蘭
事真蹟果
如其言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羊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因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

李云大是
痛快

馬。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宜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

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耀。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為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徽和。有環竒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為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為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

方正學文粹 卷五
信其為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眾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眾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眾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為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為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為賢否也。眾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知其為賢否也。何者。恒人有眾寡。君子無眾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眾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為然。眾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眾不足信。而況其寡

乎。苟為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眾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毀譽。故足以為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為賢否乎。曷為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

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資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為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己也。利其賜己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

讐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為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為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非得見之矣。能不變屈

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 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恠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恠。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恠變之說。附飾其故。以驚動衆庶。其意以為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警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

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天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為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為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為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

方正學文集 卷五
三十一
罇唇掀鼻俯背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為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為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為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恠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繇繇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為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為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為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

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恠恠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薨之甚時。既培甚宜。其蔬為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獲。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為。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

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菜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醕。同其好惡。而恤其窮

九正學文粹 卷五
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

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偽也。奚爲其偽也。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

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汗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

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為巨虐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丰愠其誕。瞞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

全集注云
床裂疑是
騰裂

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葉鳴谷響。亦皆以為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為地卑也。

其為量有容也。其為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露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為地高。為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郊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

方集學文粹
卷五
三十一

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為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儼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取。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為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為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

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夫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銜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幸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鯢鵬蝦鱓。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為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為地卑。其為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為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為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為教。

方正學文粹 卷五
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予其行哉。
余深有望於子。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閎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為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為之痛。若剗刺狀。肢體心腎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

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二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為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為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始以為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為。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

可見之初。衆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痍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按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蚊對

天台生因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翫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翫倚牀。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嗜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螳如蠅。利嗜欲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

烏能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
麾右旋。繞牀數匝。遂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
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
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
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
物是分。大之為犀象。怪之為蛟龍。暴之為虎豹。馴之
為麋鹿。與庸狔。羽毛而為禽。為獸。裸身而為人。為蟲。
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
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
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為長雄。水陸

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鼃
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
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
使物為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
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
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
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
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
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鹽其腦。使
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

無恤之者。今子一為蚊所嗜。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嗜。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方正學文粹卷五

方正學文粹卷六

後學村瀨誨輔季惠編次

○ 考祥文

孰為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為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為善于家。祥實基之。不勉己而循物。禍之所隨。

○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

季云醒世之談

已招。山崩川竭。雖為可畏。譬庸賢遁。尤為可懼。北晨
抵乳。人以為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
妖為祥。行如跣躄。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
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為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
汝寧不思。

○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
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為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
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
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

李云曠也
之見

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為藝也善。而為識也卑。君
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喜。感
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
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俚
歌巷語。嬰孩啟齒。惟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
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
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
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
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
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為一身。

以太虛爲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濕。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

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轄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万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

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
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
之。至今千餘歲。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竒盛著。則爲
偉人。當其生平時。擇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
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
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
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
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

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
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己用。毅然不
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
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
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
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
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
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
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
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

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土。聞帝爲
輦。大統重昇。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閭。虬髯虎眉。面
赤瑤。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荊取益。
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燄。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
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譏。
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
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
神不食。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
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
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淳厚之化。爲無言
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
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
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
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

之清淨寧謚。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才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

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烏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為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階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為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為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為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

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為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為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國

之利。無言而化。不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何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烏降祚。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為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溥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為善

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階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為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為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

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勲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茅也高皇帝有饒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誅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際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階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

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伏劔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為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

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

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為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裨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幕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起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

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藉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太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

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濶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

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為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偽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贖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贖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為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勳為左柱國。爵為公。國為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

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墉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為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茅以為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茅宅於鳳陽。而謂王曰。□□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蔡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茅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

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親手為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為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茅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為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

方正學文集 卷六
定謚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
槨明器冢壙皆官為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
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
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
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
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彛。曰燮。皆早卒。
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
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為魯王妃。次適萬
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
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

勗。景昇。昇。昊。昇。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
女二人。皆幼。王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
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
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
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家畜妾媵百
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
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
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
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
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益覆湯氏之子

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隳。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萬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劍雕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遏僞吳。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為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

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勛我元勛。爰啟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為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寶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菲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蒙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

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酌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登起櫛冠。麗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_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

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州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實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修。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于縣北梅林石

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歎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歆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

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拮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蹟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

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穉。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為書。托子銘。子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子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子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

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 駙馬都尉郭公擴誌

公諱鎮。字彥昂。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勳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

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掌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

以煩其家。嗚呼。公文成功於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今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室。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二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祔葬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為祖。以仲珪甫為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

不及壯。仕不克撫。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為視護其墓。

◎祭太史公文

公之量可以色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益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

薛云詞氣高古。意志優長。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平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茅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

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
 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而不死者
 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
 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
 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
 哀哉。列秦華以為骸。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
 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
 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
 乎斯言。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鷓雀嘲之。蛟龍天遊。

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
 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
 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
 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
 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滋。
 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恠。以異於常。衆人不知。
 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清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
 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郵莖獨。惟君知臣。
 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
 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

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辯。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蠹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宋仲珩文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謂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孤鼠。古之論人。志行

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袞衣大圭。為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構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為虺蜮。子之端直。當為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膈欲裂。乘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

能侍天實知之。我為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墓于蘿山。吾欲拊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吳氏二賢母哀詞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替珥。資其就學。學

李云傾入宗祀覆入國家者何如
劉云真情實事不假

鍾張字字神偷

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為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為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死謂何兮。子猶在腹。為雌為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為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

纊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
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
跳梁瞰室兮嘯眾以呼。謂余藜兮將焉與處。山之石
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
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
神兮願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
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
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
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
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抽替兮脫珥。揭羅

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為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
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
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
貧兮儋石無儲。吾兄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
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
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
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
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
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懼此毒痛。孫悲
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

明文
需述
遊
孱
作

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
 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關。二母
 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
 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艷婦。夫屍在
 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額汗
 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
 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
 是存。

方正學文粹卷六終

元六大家文粹

劉靜修 戴剡源 郝陵川
 吳草廬 虞道園 黃日損

明六大家文粹

宋學士 方正學 王陽明
 王遵岩 唐荆川 歸震川

清八大家文粹

王軫石 侯雪苑 魏勺庭 汪堯峯
 朱竹垞 邵青門 方望溪 袁隨園

朱陸文醇

朱晦庵 陸象山

皇朝六大家文抄

江戶兩國橫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博勞町

河內屋茂兵衛

